

凡人·心迹

蝉鸣入夏深

何丽凤

一到夏天，草木就一天比一天茂盛起来，层层叠叠的枝叶合拢在一起形成一片无边的绿荫，夏天的气息也随之而生，藏于枝头的蝉才慢慢现身林间。古人说：“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小时候以为蝉就是夏天里普通的小景，等年纪大了以后，年复一年地静观浓荫，才明白原来藏在绿叶中的生灵，是拉开盛夏序幕的独特生灵。

初夏的时候，树林里还是一片浅绿色，很少有蝉的踪影。天地间的暑气刚刚开始上升，田埂上的青苗舒展着身子，河岸两边的草木也抽出新芽，万物都在慢慢地生长，空气中依然留有一丝暮春时遗留下来的温润。经过几番阳光照射之后，老树树冠已经长得非常茂密，枝干之间光影斑驳，这时蝉才悄悄地藏身于浓荫之中，不露锋芒，也不张扬自己，只是静静地依附在树皮之上，向世人宣告盛夏已经

来到人间。

老屋院子前面种了两棵梧桐树，树龄都超过十年了，枝干横斜，树叶覆盖着大半个院子。盛夏时节，梧桐枝叶层层叠叠交织成片，将刺眼的阳光全部挡在院子外面。空闲的时候站在树下往上望，满眼深浅交错的绿意，枝叶缝隙漏下细碎光斑，静静洒在青砖地面。蝉藏身于茂密的树叶之中，无法看到它的身影，只能凭借浓荫来判断季节的变化。

从前在外奔波的时候，总觉得夏天很长很闷热，满脑子都想着秋天快点凉快下来，没有心思去注意林间的草木和时令小虫。回到乡下居住之后，天天坐在院里的老树下面，才开始用心体会夏天的不同层次。早晨的阳光非常柔和，梧桐树叶上挂着一层薄薄的晨雾，蝉静静地伏在树干上不动弹；到了中午太阳最猛烈的时候，浓密的树荫把热浪隔绝

开来，它们就稳稳地停在树枝上；待到傍晚天色渐暗，夕阳西下之时，仍旧守着整片绿荫，不肯轻易离开。

祖父在的时候常说，蝉要在泥土里蛰伏好几年才能换来一个夏天的时光。那时我不解这话深意，只是蹲在树下，细细打量粗糙树干，想找到蝉的踪迹。现在再看这满树浓荫，想起虞世南诗中写的，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”才明白蝉的高洁从不向外张扬显露，而在于能沉住气，在地下黑暗的地方待上很长一段时间，最后爬上高枝，与盛夏的浓荫一起生长。

人间四时各不相同，春天百花齐放，秋天明月高悬，冬天雪花飘飘，而盛夏则藏着一份隐忍的生命力。人们大多不喜欢夏天的燥热和沉闷，急于避开酷热的日光，却忽略了浓密树荫之下其实很清凉宁静。蝉在没有光线的地方生活了很多个漫长的夜晚之

后，方能攀上梧桐高枝，拥有一整夏自在光阴，这份短暂的夏日栖息是经过长时间积累后得到的放松与自在。

人也和蝉一样，很多看起来转瞬即逝的舒展、从容，其实都来源于长久以来无声的积累。我们总是渴望立刻得到顺利和风光，不愿意忍受沉寂蛰伏的日子，却不知所有的从容自若都需要经过一段无人清楚的积淀过程。浓荫年年都有，蝉年年来赴夏日之约，岁月轮回从不辜负那些默默扎根、静静等待的生命。

梧桐树冠渐渐被暮色笼罩起来，浓荫也越来越深。站在树下静立一会儿之后，这几天积累下来的烦躁慢慢消失了。因为有了蝉声，所以夏天更加幽深；因为沉淀了自己，所以心境也变得平和。不怕沉寂的岁月，只管静静地蓄力，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就会拥有一树绿荫，从容不迫地迎来一个盛夏。

心香一瓣

夏日茭白香

王超

茭白，水生蔬菜，乃“江南水八仙”之一。古时称它“菰”，苏轼笔下“菰蒲无边水茫茫”，句中的“菰”即是今日的茭白。

关于菰，有一段饶有趣味的往事。世人多知“五谷”，却少有人晓周朝曾有“六谷”之说，菰正是那被遗忘的第六谷。彼时的菰如水稻般能抽穗结籽，脱壳后的米称为“菰米”，亦名“雕胡”。李白曾写下：“跪进雕胡饭，月光明素盘。令人惭漂母，三谢不能餐。”当时他寄宿在荀媪家，老妇人虽家境贫寒，却仍以雕胡饭相待，这份情谊令李白惭愧不已，故而再三推谢，不忍下筷，足见菰米在当时的珍贵。可到了唐朝末年，人们发现许多菰不再孕穗结米，它们被黑粉菌感染后，茎部逐渐膨大，如瓜似笋。剥开翠绿的外衣，里头的茎肉竟莹白如玉，人们取来一尝，于是一道美味就此诞生，即如今的“茭白”。也正因如此，菰慢慢退出六谷之列，成为一种蔬菜。

江南的水田间常有茭白的身影。青苔铺满水面，茭白的茎部藏于水下，碧绿修长的茭叶则露出水面，形如茅草，风一吹便悠悠晃动，偶有飞鸟盘旋掠

过，满是盎然生机。“记取南园曲水滨，菰叶翠相纍。”清代陈维崧写弯曲的河畔茭叶繁茂，仿若碧色丝带，勾勒出一幅精美的水乡画卷；宋代刘子翥更是细致观察了茭白的茎部，写下“削玉如芳根”的名句，将其比作温润的玉器，暗含芳香。

茭白一年三熟，吃法多样，清炒、油焖、炖煮皆可，有清热生津、利尿除湿的功用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记载：“茭白炒肉，炒鸡俱可。切整段，酱醋姜之，尤佳。煨肉亦佳。须切片，以寸之，初出太细者无味。”足见茭白与肉类搭配，乃一味佳肴；清代薛宝辰在《素食略说》中则提及油焖茭白的做法：“切爿刀块，以油灼之，搭爿出锅，亦翠美。”若不喜清淡口味，不妨试试此法。无论何种烹饪方式，茭白入口皆脆嫩清甜，鲜美可口，十分下饭。

一箸茭白，承载着半卷江南风情。这抹生于清波间的雪色，不仅藏着江南千百年来烟火气息，更凝结着游子味觉记忆里的一抹温柔，是淡淡的乡愁。若路过江南，不妨慢品一份茭白，那莹白的茎肉中，藏着江南的风与月、雨与水，更藏着说不尽的人间清欢。

岁月留痕

八仙桌

徐满元

儿时印象里，即使穷得叮当响的村家，都有一件必不可少的家具——大桌子。直到后来书读得多了，才知道“大桌子”其实叫“八仙桌”。

此桌面为正方形，四边可各坐两人，计八人，犹如“八仙”，故中国民间雅称其为“八仙桌”。该桌因经久耐用而分布广泛，源远流长。

在我的故乡，八仙桌可是“神通广大”，使用起来，实有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之能耐。

首当其中的当属无论红白喜事，八仙桌都会挺身而出，承担重任。即使弄得浑身油污，也毫无怨言。尤其是摆放宴席时，桌缝横竖不同，席次均不一样，且红、白喜事也有区别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一张八仙桌，把乡情、乡礼、乡俗、乡规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彼时的八仙桌，对主客双方而言，似乎都成了颜面的代言人。再看那四条长方形凳子，似乎在手拉着手，众星捧月般将八仙桌簇拥在中间，就像花瓣簇拥着花蕊。再看那“正襟危坐”的八仙桌，仿佛一个满腹诗书的老者，总给人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、持重端庄、四平八稳的感觉。难怪小时候，母亲曾多次教导我：“做人做事要像大桌子那样大大方方、稳稳当当。”晚年的母亲还一再叮嘱当了老师的我：“对待学生要像大桌子那样，一碗水端平。”这些话，我至今牢记在心，也受益终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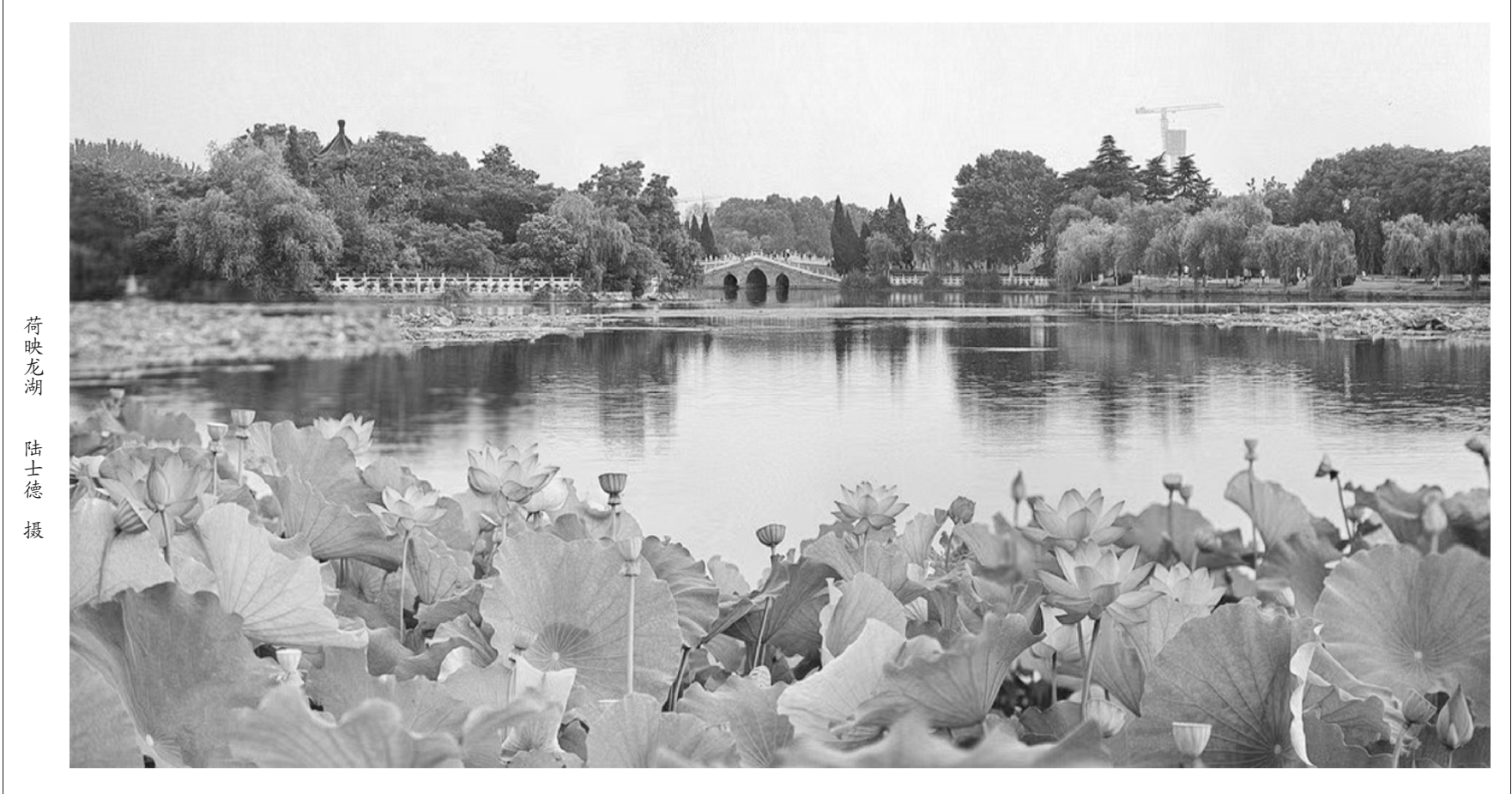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全家人最为看重的年夜饭，也必定要正儿八经在八仙桌上享用。全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四周，按辈分和年龄排序，说说笑笑、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、开开心心。此刻的八仙桌，恰似一片祥云，将全家人的亲密、快乐、向往和祝福，烘托得格外主题鲜明。

平日里，只要有客人来，用餐也一定要在八仙桌。尽管那时条件相对较差，美味佳肴匮乏，但只要正正规规坐上了八仙桌，就足以证明主人绝对是以礼相待，而客人也会因受到了尊重而“欢乐开怀”。再看那张八仙桌，也正在因给亲情和友情的相互往来，提供了最好的平台而“沾沾自喜”。

“一专多能”的八仙桌，对我而言，就是一块让记忆之树，永远枝青叶茂的沃土。若被允许跟小朋友们八仙桌上下象棋或军棋，玩扑克牌，那八仙桌便成了我和小朋友们高度浓缩了的“乐园”。而与母亲、姐姐围坐在八仙桌边，她们做针线活，我尽兴翻阅连环画，是我至今能回忆起来的、为数不多的、与亲人“同框”的温馨的画面。

其实，八仙桌早在我童年时期就于听觉里扎了根。那便是我跟着大人们收听或观看了不知多少回的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第四场《智斗》中阿庆嫂所唱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。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……”只是当时尚处懵懂年岁的我，根本不知道，剧中所唱的“八仙桌”，其实就是常年在我家堂屋“稳坐钓鱼台”的“大桌子”。后来终于看懂了该剧的我，才彻底理解了八仙桌这张牌在“牌局”中的重要性，这也大大提高了八仙桌在我心中的分量。

只是到城里读书、工作和生活后，我与八仙桌肌肤相亲的机会，和跟童年小伙伴见面的次数一样少。也许在城市人眼里，八仙桌成了笨拙、土气的代名词，因而早已弃之。可如今，八仙桌在我看来，简直就是“浓缩版”的故乡，也是安放乡愁最稳妥、最恰当，也最具仪式感的方



荷映龙湖

陆士德 摄

凡人·一瞥

慢到能看清

江河

高铁是后来事。那年头出门，靠绿皮火车——哐当哐当。沿途小站多，隔十几分钟停一回，卸下一拨人，又吞进一拨人。站台上有人拎着包袱小跑，有人隔着车窗喊话，有人把一袋东西从窗口塞进去。铁皮车厢里混着泡面味、汗味、橘子皮味，说不上好闻，可日子就在那里头。

车厢绿皮椅硬得硌人，膝盖碰膝盖。可就这么窄的地方，人情反倒热络。打牌的、分花生米的、闲聊的，吵吵嚷嚷，谁要是有个打火机，半车厢的人都能借上。这份热闹，如今高铁里寻不着。

有一回坐绿皮火车去西安，二十六个小时。年少不怕熬，整程趴窗口张望。黄土、矮土房、电线杆一排排后退，慢到能看清每棵杨树树皮纹路。偶尔经过一条河，水面上浮着夕阳，晃晃悠悠的，像熬化了的糖稀。

夜里最难熬。车轮碾铁轨缝，哐当哐当，像絮叨老话。蜷在椅上睡不着，车厢顶上的灯半明半暗，有人打呼噜，有人翻身，有人借着过道的光看报纸。天亮时眼是肿的，到站双腿也肿了，可那二十六个小时，嚼着有滋味。

对面坐一老太太，深蓝布衫，布袋里装着橘子。她隔一会儿剥一个，手指糙得很，皮却剥得整整齐齐，一瓣一瓣码在窗台上。到郑州她下车，没跟我说一句话，也没分我一瓣。乘务员收走了那堆橘皮。我一直记得。

后来坐高铁，北京到上海，四个半钟头。皮座椅，车厢静，窗外风景快得模糊。邻座各看各手机，有人戴耳机，有人闭眼假寐，全程无人交谈，到站只觉恍惚。快、干净、省心，可少了什么——少了身体对距离的感知，少了铁轨声在胸腔里滚过的动静。旅途只剩一段轻飘飘

的位移，像从梦里浮起来，还没看清就落了。

比绿皮更慢的，长途中巴。十八岁那年夏天，进山写生。山路弯弯曲绕，急弯一个接一个，车喇叭常按，车速缓如步行。窗外层林叠翠，转过弯，山谷里大片野百合，白茫茫一片，像是谁把一捧雪撒在绿底子上。全车人凑窗边看，司机靠边停车。一人人站在路边十来分钟，看花在风里摇。如今再没人会为风景停下。

邻座男生也背画夹，军绿色布面磨得发白。他见我总望着窗外，问怎么总画树。我没答上。山路颠，他靠着车窗睡熟，脑袋靠在我肩上。我没叫醒他。到站他假假寐，全程无人交谈，到站只觉恍惚。快、干净、省心，可少了什么——少了身体对距离的感知，少了铁轨声在胸腔里滚过的动静。旅途只剩一段轻飘飘

古人走得更慢。柳宗元去永州，走了几个月。太快了，来不及让孤独长成

一首诗。

前几年坐漓江夜航船。篙声一下一下，划破水面，月亮碎成银鳞。船夫不急靠岸，撑一下，歇一下，嘴里叼着烟，半明半灭的火光映着他的脸，皱纹一道一道的，像河边的石阶。他说年轻时跑得快，后来回到漓江上，慢下来才觉着自己活着。

同船一位广东游客，独自来，拎一只烧鸡。撕一半给我，说每年都来一趟。问他图什么，说不上，心里想来就来。吃完烧鸡，骨头用纸包好，攥手里。说江上行船，可不能脏了这水。船靠岸，他走了。不知道明年还来不来。

船靠岸时天蒙蒙亮，江面薄雾氤氲，对岸山影淡得看不清。码头边蹲着一只小狗，耷拉着耳朵，抬眼看了我一下，缓缓走开。走了几步又回头，像在确认什么，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雾里。

生活感悟

坐在小板凳上的等待

瞿杨生

几年前的一个深夜，加班结束后从单位住家赶。掏出钥匙转动锁孔时，整层楼静得只剩下金属碰撞的声响。门推开一条缝，暖黄的灯光从里面漫出来，贴着玄关的地砖铺成一条窄窄的亮带。我侧身挤进门，反手把门带上，视线顺着光带往客厅方向滑，光线尽头，玄关与客厅交界的地方，那张矮矮的小板凳上蜷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孩子双手抱着膝盖，下巴搁在胳膊上，眼睛直勾勾望着门。见我进来，他眼睛亮了一下，却没有扑上来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爸爸，你回来啦。”满身的疲惫如同被什么无声地托住了。

家里那张小板凳，是孩子刚学会走路那年，爷爷用一块废弃的榆木料亲手打的。边角被砂纸反复打磨过，圆润得不带一丝棱角，凳面刷了清漆，木纹清晰得仿佛掌心的纹路。它原本放在玄关给孩子换鞋用，矮矮的，正好容他稳稳坐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小板凳的位置开始移动，有时候在鞋柜左边，有时候在右边，最后总停在正对大门的地砖前。

我们从未刻意问过，却渐渐习惯了进门第一眼看见它。

当我弯腰解鞋带时，低头看见小板凳四条腿周围，有几道浅浅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圆弧状划痕。像圆规画出的半圆，又像蜗牛爬过留下的痕迹，一道叠一道，顺着地板的木纹铺展开来。我蹲下身，指腹贴着那几道划痕来回蹭了蹭，那些痕迹已经被磨得光滑，显然不是一两天的事。孩子凑过来问：“爸爸，地板脏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，鼻子却酸了一下。

我问他，为什么不回房间里等，客厅多冷啊。他仰着头，理所当然地说：“房间里关着门，听不见钥匙声。坐在这里，门一开我就能第一个看见你。”说完又补了一句，“而且坐上去刚好靠着门框，不会挡着你进来。”

妻子本来叫他两回，被子都铺好了，他嘴上答应着，人却始终没从小板凳上挪开。后来她也不叫了，由着他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的位置确实巧妙地避开了门的开合弧线，既不得事，又刚好卡在视线正中央。一个五岁的孩子，不知琢磨了多

少个夜晚才找到这个角度。

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碗，保鲜膜蒙得严严实实，里面是一块枣糕。那是幼儿园下午发的点心，他没舍得吃，攥了一路带回来。“我想让爸爸尝尝，可你一直不回来，我就放在怀里捂着，捂着捂着就凉了。”他说这话时嗓音闷闷的，浓浓的困意罩着。我接过碗，保鲜膜上凝着细密的水珠，碗底贴着孩子睡衣胸口的位置，还残留着一点微温。那块枣糕被我掰开，一人一半，两个人坐在小板凳边上默默吃完。

那天夜里孩子睡下后，我又走回客厅，盯着那张小板凳看了很久。它在落地灯的光里投下一小片阴影，四条腿安安静静地立着，犹如一只收敛了翅膀的鸟。地板上的划痕还在。我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也曾坐在家门口的石墩上等母亲下班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不知道她几点能回。就只是坐着，看着巷口的光线一点点变暗，直到自行车铃声从拐角传来。原来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“小板凳”。

做父母的我们，总以为教孩子“等待”无非是要有耐心、要体谅、要学会独自打发时间。可那天我才明白，孩子从来不是在“学会等待”，他只是在“表达等待”。等待本身不是他要克服的功课，而是他爱人的方式。他用最笨拙也最直接的办法，把自己安放在离门最近的地方，让回家的那个人第一眼就能被看见、被接住。言传身教，常常是孩子先做了，大人才后知后觉地看见。

从那以后，我每天推开门时，不再急着换鞋、开灯。第一件事是先往那个角落看一眼，看小板凳上有没有我的小小守望者。有时候他在，有时候不在，但那张矮矮的板凳永远守在原地，四条腿守着地板上的旧划痕，宛若一句不会出声的问候。

这大概就是我们家关于“爱”最具体的地图，它不写在墙上，只刻在木头与地板之间，在每一次门锁转动的声响里。孩子教会我的事，其实只有一件，就是我回应了他的等待，他就在这一次次被接住中学会了如何去接住别人。



山有白练，林藏清音

蔡晓阳 摄